



一个清醒的梦幻写作者向卡夫卡致敬 诗人小说家何小竹推出新作《动物园》



小说该写什么，怎么写？这一度困惑着作家何小竹。

讲故事？这世上还有没被讲过的故事吗？探索小说写作的新形式？这更绝望，一百多年来，各种小说写法都已经穷尽了，形式花样也都被玩遍了。不过，困惑归困惑，写还是要写的。从2015年到2019年，何小竹写了四篇跟空间有关的小说《动物园》《排练场》《夜总会》《电影院》，陆续发表在《大家》《山花》等杂志，以及《大益文学》书系的两部专辑里，因其先锋实验的气质，透明飘逸的文风，深受圈内好评，获得“首届《大家》先锋新浪潮实力奖”，还被评价为“何小竹向卡夫卡致敬之作”。

作为“非非主义”代表诗人，何小竹写了二十多年小说，极具先锋精神。比如《潘金莲回忆录》《女巫之城》等都不走寻常路，不是常见的小说面貌：看起来是现实的故事，读着读着发现作者飞起来了，进入一种荒诞奇异的气氛当中，然而当你接受他在写一个寓言时，人物却又开始真实起来了。以至于诗人韩东称何小竹是“一个清醒的梦幻写作者，以超然之姿成就了小说崭新的卓越。”何小竹的小说，在词语上轻盈、独特、准确，同时又质朴可亲。《大益文学》书系主编陈鹏评价何小竹小说里有“一种纯正的文学趣味带来的安静、细腻、诗意和饱满。”

何小竹坦承，自己一直提倡“以直觉去感知事物，从而突破既有的理性认知。”这么多年，何小竹在写诗上实践这个理念，而且自认“做得不错”。但写小说稍微不同在于，“篇幅更大，读者的期待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做起来要难一些。”何小竹写小说“试着像写散文和随笔那样去写，力求脱出小说既有的叙事套路，所有故事、人物、环境这些小说的传统元素，任其在这种散文文化的叙述中自然生发出来，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新鲜的感觉。”

2021年开年，这四篇小说被四川人民出版社集结以《动物园》之名出版。从这部小说集里，可以看到，作为诗人的何小竹，在小说这门艺术领域里，他所进行的积极而真诚的探索和苦心。新书出版之际，封面新闻记者与何小竹有一番深聊对话。



何小竹（摄影：李隆平）

人物简介

何小竹，“非非主义”代表诗人，极具先锋精神。



作为“非非主义”代表诗人，何小竹写了二十多年小说，极具先锋精神。诗人韩东称何小竹是“一个清醒的梦幻写作者，以超然之姿成就了小说崭新的卓越。”《大益文学》书系主编陈鹏评价何小竹小说里有“一种纯正的文学趣味带来的安静、细腻、诗意和饱满。”



小说写作力图去小说化 陌生感让陈词滥调远离

封面新闻：一如既往，这部新小说集延续了您一贯的小说风格：试图并且做到了，超越讲一个完整故事的功能，甚至也不在所谓的形式创新上纠结，而是直接在语言上进行飞翔、实验。您写了很久的诗，诗和小说，对您来说，其实应该就是一个东西，在本质上。是这样吗？

何小竹：在本质上可以说是这样的。但在创作的技术层面，我还是始终清醒地把诗与小说分开。我不想让小说太诗化（语言上）和太有诗意（立意上）。本来我在写诗上就是力图去诗意，力图写得不像诗的。那么，小说写作我也是力图去小说化，写得不像小说，但同时也不能像诗。总的说来，我希望诗和小说都尽可能地去文学化。现在读很多小说，一看就是长期阅读文学作品的作家写的，让人厌倦。而有些博文，非文学人士的文字，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，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，还是前面说过的，陌生感，有了这种陌生感，离陈词滥调就远了一步。

封面新闻：这本小说集写到的动物园、排练场、夜总会、电影院，四个都是封闭空间的地方。比起大众娱乐气息较浓厚的电影院、夜总会，动物园和排练场更有孤独、哲学、艺术、怀旧的联想。与其说这些小说的主角是人，不如说是场所、空间。

何小竹：这部小说我是酝酿了很多年的。而这些年，我都强迫自己不去真正的动物园，以免破坏内心的想象，直到我知道该怎么写了，大体的氛围有了，我才去动物园看了一下，并像我小说中的人物那样，拿了相机，拍了一些动物的照片。你说的不错，《动物园》这篇小说的主角与其说是人和动物，不如说是动物园这个场所和空间，而我为了达到这一效果，反而是尽量不去做环境的描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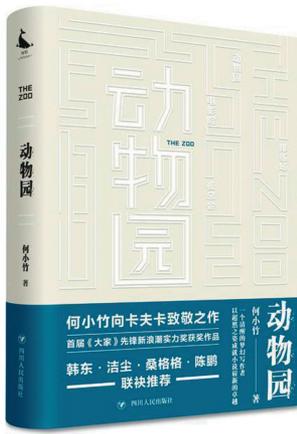
封面新闻：在《排练场》那篇，我能看到很多细节应该是来自您真实的生活，真实的朋友，有的人名都是真的。但我相信，这不是一篇非虚构，而是一篇小说。真真假假，真假莫辨，或许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。也是我喜欢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何小竹：我在剧团工作了十年，《排练场》里面的事件、人物都有原型，很多细节也的确就是真实经历的。《排练场》

和《夜总会》是我第一次以我的职业经历作素材。相信了解我经历的人更能看出，我虚构了多少，保留和借用了多少。而不了解的人在阅读上应该也没有真实与否的困惑，他会觉得，这就是真实的，至少，像真的一样。

封面新闻：您在书中透露自己一度对“小说该怎么写”感到困惑。在我看来，好的小说本来也没有固定哪几种长相或者模式，或者说，是不是小说都不那么重要，只要是我愿意看，我喜欢看，那就是好的作品。你觉得呢？

何小竹：是这样的，长期来作家和读者都太在意这是小说或不是小说，写作和阅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体裁的既有框框所影响。而很早开始，我就对太像小说的小说读不下去，反而对历史、传记、游记、回忆录这样的文章有阅读的兴趣。其实，很多小说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人们对陈旧的小说形式感到厌倦，所以也做了许多不那么像小说的尝试，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、贝克特、罗布-格里耶等就是这样的。鲁迅也是，他的《故事新编》就是一种新的小说尝试。打破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，语言形式上引入非小说文体的语言和形式，探索新小说的可能性。你所说的“只要好看，是不是小说都没关系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再补充一点就是，如果我把它冠以小说的名称，而你读起来感觉不太像小说，如果能达到这种陌生感，就是一种有效的尝试。



坚持面向自己的内心写作 以写作抵挡外界喧嚣动荡

封面新闻：最近一两年，世界显得很动荡，普通人的生活也大受影响，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我知道你前两年刚从一场骨折卧床几个月的状态中恢复。这几年，你的生活、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

何小竹：这些年，我坚持面向自己的内心写作，并以写作抵挡外界的喧嚣和动荡，有点自我隔离的感觉。也因此，无论是骨折后在床上平躺受困三个月（其实不止三个月，后来能起床了也是戴着盔甲一样的护腰），还是去年因疫情被限制在小区和家里，我都没有特别的不适应。我想不仅是写作者，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开始习惯这样的生活吧，世界不再是欢天喜地和你好我好，有些东西需要静下来、慢下来、寡淡下来想一想了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，可能会生病，也可能会跳楼。

小说的晦涩与哲学不同 开了一个通向深处的口子

封面新闻：你早年是在剧团里工作，是演奏乐器的。不知道这段艺术院团工作的经历，对你作为诗人、作家有怎样的影响？

何小竹：作为一段生活经历，它的确给我后来的写作打上了一些特殊的印记。

封面新闻：你的小说一直有先锋的气质。在我个人看来，先锋绝不等于晦涩。你的小说没有那种莫名其妙自以为是的晦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说你的先锋其实就是一种别致的观看、体验态度。在词语上轻盈、独特，同时又质朴可亲。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。

何小竹：那种莫名其妙自以为是的晦涩，其实是力有不逮的表现，即思维混乱，笔力薄弱，语言层面都没理清。而真晦涩是，语言层面及其对事物的言说都是清楚和明确的，其晦涩之处在于思考的纵深，比如你提到了那种哲学家，如果我们在思考上没有抵达那样的深度，那些文字暂时就是晦涩的。这种晦涩并不以语言和逻辑混乱为特征。而小说的晦涩与哲学还有些区别，作家也许自己都没抵达深处，他只是开了一个通向深处的口子，读者可以借助这个口子自己去探索，去触摸。在没有探索到、没有触摸到的时候，那个口子所代表的，就是未知和晦暗，也就是晦涩。

封面新闻：有时候看你的朋友圈，你会发自己在重庆老家的小镇的照片，拍得很别致。比起前些年，你对故乡这个概念的感觉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何小竹：我有故乡，但没有故乡感。目前为止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成都，成都有家的感觉，但不是故乡。同样，现在我生活在故乡县城，但这里除了亲人、亲戚，其他一切都是陌生的，隔膜的，走在街上，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。表面上，我是回到了原点，但这个我生活过十五年的原点，暗中却不知道被挪动了多少千公里，哪里是原来的那个点？好在我本来没有乡愁这些情怀，在哪里生活对我来说都一样。

封面新闻：在《动物园》这本小说集里你分享了这些年的工作经历。虽然换过很多工作内容、工作类型，但其实这些对于一个诗人来说，都只是一个经验一个经历而已。不管是做编辑，做管理，开公司，你的核心是一个写作者。写作等于把你的经历编织成艺术的形式。

何小竹：是这样的。从我写作开始，我的身份认同就很明确和坚定，我是一个诗人和作家，其他的都是职业，是谋生必不可少的工作。也不叫体验生活，它本身就是生活。在生活的层面，诗人与作家跟其他职业的人没有两样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昊南